





嶼山集卷三

嶼山集卷二

北海趙秉忠著

議

防青議畧 青州告文附

謹告青州監郡為大家戮力  
禦賊以保城池事項接邸報

見奴賊渡河羽書報急誠恐  
內犯東省首當其鋒凡我軍  
民是誰臣子一絲一粒皆  
君賜也一瓦一椽皆

皇仁也誼當與城為命生死以之  
本職痛心灑淚矢忠報

主一切效力敢愛髮膚除遵奉本  
道本府本縣出示曉諭嚴行  
保甲緝拿奸細募兵練兵力  
保封疆外竊照兵法攘外必  
先安內而衆心成城安內正  
以攘外山東承平日久武備

全弛一旦賊兵壓境不無惶  
懼但兵家勝負不可預期五  
百可以興夏未必勝不在我  
八萬可以破氐未必敗不在  
賊况我縉紳為四民領袖宜  
勵請纓之志各堅死綏之心

無言遷徙外省無言躲避遠  
山巨室之心不搖百姓之心  
自固青州之城可保矣其次  
即在武衛諸君祖先有開  
國創業之勲全在後人世守當今  
疆場多事

主上拊髀而思將帥此正諸君枕  
戈嘗膽之秋摩壘平胡之會  
也上以忠

君國下以孝祖先當無俟余言之  
畢矣武將之心不搖百姓之  
心自固青州之城可保矣其

次即在學校諸朋友無論平  
素誦法孔孟即湯武之仁義  
桓文之節制未嘗不津津道  
之一旦聞警佐急公家未必  
無班定遠傳介子其人或出  
竒畫策或樽俎折衝或援桴

鼓立矢石以遏敵人于境外  
當事者必且保薦于

朝垂勛名於竹帛萬勿輕出浮言  
淆惑群聽學較之心不搖百  
姓之心自固青州之城可保  
矣其次即在富家爾雖多財

亦只一命携重貲遠遊寇盜  
必且行劫為錢財以亡身家  
其死更速若是一意保家當  
先一意守城萬勿聽信人言  
輕舉輕動倘或萬一舉動律  
以

卷二  
五  
朝廷法度與道府縣禁約定不能  
自遂其私心也富家之心不  
搖百姓之心自固青州之城  
可保矣其次即在火器徹桑  
以固牖戶時已無及汲水以  
撲燎原事尚可辦火器係中

國長技砲一位當兵之千銃  
一門當兵之百城中縉紳有  
心計者力能提調指點試之  
曠野列之郭郭便可以制敵  
人之死命乃置買硝黃木炭  
之費或造請於官府或攤出



於私家惟是及時蚤圖尚可  
收一二分之用庶不至以卒  
予敵也其次在嚴禁亂民間  
左無賴子弟居嘗飲賭暴橫  
乘機發難望屋持梃藉以自  
私自利者不少如不嚴行禁

制是戈矛起于肘腋而夷狄  
接跡于軫轂間也當即稟白  
軍門先期榜示有犯此條即  
以軍法從事值危時用重典  
正在今日銷釁端於其芽折  
禍機於其始庶不至以國予

敵也夫拋家室去墳墓若雀  
之避鷓魚之在沼雖獲目前  
之安而危形立見惟是依鄉  
土守闌闌若龍不去水虎不  
離山即有風塵之儼而安形  
立見况同居一城之中衆人

視若一人之身衆家視若一  
家之愛食可推衣可解休戚  
可以相保守望可以相助此  
亦衆人一噴即醒轉夢為覺  
之一時也嗟乎我之有心推  
以及人共堅其報

國報

君之念人之有心誰不如我肯居  
其不忠不孝之名全活萬姓  
之生靈永樹三齊之保障謹  
披血悃敢告僕夫所有備禦  
諸款請教官府舉行茲不贅

蓋自奴酋煽禍人人知登萊與臨  
德二處宜宿重兵以防衝險以護  
運道以便勤王是矣而青州海山  
一大都會境內如南之諸城日照  
北之樂安壽光一切海口皆抄出  
登萊之後而登萊不能照管者且

合郡百姓遊食惡少甚多顏神甕  
口青石關之間山險人悍如往年  
劇寇劉六劉七之徒潛伏不少萬  
一奴由海面抄入青境搶逼于外  
惡少乘機鼓煽于內腹心一潰手  
足支離臨德去青隔遠六七百里

外反救不能即登萊據海何益哉  
况遼左南四衛已盡為虜有我之  
逃兵遼民絡繹不斷我既可來來  
且速夷豈不能別有便計萬一奴  
乘風鼓帆頃刻可至登十日可橫  
行東三府不一月南淮東濟皆其

卷二  
潰決處矣目下有何兵將足以支  
撐防禦言之大可寒心除登州急  
宜設鎮守一員增兵一萬以防賊  
犯臨德宜增兵一萬以便勤王外  
青州急宜改將增兵并添設一切  
戰守器具儲積一切糧草不可頃

刻緩者蓋青州居于東西適中處  
所外援登內護運中防海關係至  
重至大而人情易虛懸于東西之  
外不于腹心處留神職甚憂之作  
防青議謹約畧款目于左  
一本衛武職指揮千百戶不下百

餘員本道宜速委本府公同守備  
約日赴教場檢閱除殘疾老弱不  
堪委用徑自開除外其餘分三等  
老成歷練曉暢戎務者為一等以  
備督率提調之用膂力過人弓馬  
閑熟者為一等以備攻擊戰守之

用膂力弓馬僅中等而才智機警  
能幹辦者為一等以備查催攢造  
之用檢完三日內勒冊呈道本道  
酌定除中軍管操管屯見差照舊  
營辦外其餘閑住者依城四面預  
派信地每一面指揮二員千戶三

員百戶三員各認就信地限以到  
任管事日期即令條陳料理備辦  
本城某面一切夫役器械灰礮石  
子應用之類十日內俱要設法完  
備但能不擾不科早行備完者除  
見賞外仍註上考以備別用四面

派定庶事有專責也

一議增兵本府額設兵數僅僅千  
餘且無甲無馬一切弓箭鎗銃俱  
不堪用公議數非一萬不可即一  
時難足亦須揀選五千用馬兵三  
千步兵二千其馬兵多者以備應

粹東西馳援其步兵少者續募續  
補募法宜分派大小武官令各招  
三十名以所募之強弱為本官之  
殿最則精而且習無假冒私逃之  
患至馬上鞍屨鞦轡并一切射打  
家法須邊將另行整理一番教練

一番方可以濟實用也  
一議改題將官本城兵馬既多須  
用叅將一員總統彈壓守備三員  
分統團練以上俱用西邊戰將帶  
有夷漢家丁者叅將二百名守備  
各五十名叅將中軍用守備守備



中軍用本城指揮本城指揮須檢  
才勇雙優弓馬閑熟者用之方可  
以備緩急也

一議速增戰守之具戰守器具如  
刀鎗弓箭大將軍硝黃之類用數  
多製造難非倉卒可易辦者須計

用計期預先料理共計兵五千每  
人弓一張共用弓五千張每人箭  
三十枝共用箭十五萬盔甲姑用  
三千頂副威遠砲二百位翼虎砲  
五百位大追風鎗五百桿三眼鎗  
五千桿火箭五萬枝火器鉛彈每

砲每鎗以每日五十出算用若干  
斤個各備一月之需方不至臨渴  
掘井也

一議速備戰守器具物料威遠砲  
每位用鉄三百斤造成止重一百  
二十斤二百位共用鉄六萬斤翼

虎砲一位用鉄百斤造成止重三  
四十斤五百位共用鉄五萬斤大  
追風鎗每桿見重十二斤五百桿  
共約用粗鉄六千斤三眼鎗每桿  
見重四斤五千桿共約用粗鉄二  
萬斤以上四項計鉄共用十三萬

六千斤而盔甲三千頂副并刀所用不與馬威遠砲每放裝藥一斤四兩五十出共用藥六十二斤翼虎砲每放裝藥一斤五十出共用藥五十斤大追風鎗每放裝藥六錢五十出共用藥一斤十兩三眼

鎗每放三眼共裝藥一兩五十出共用藥三斤十二兩以上四項各備一月共用藥三千五百二十斤而一切日日操演零星放打不與馬此鉄料與藥料中合用硝黃柳灰等項并弓矢所用桑木勦角翎

樺絃線其數甚多非分頭買製燒  
辦倉卒何以措手此時宜扣算停  
當速遣廉幹官分頭往各產積處  
所定限星夜易買前來以便晝夜  
攢造庶不誤事再延恐緩不及用  
矣

一議速選督造之人戰守各器無  
備固以卒與敵即有備不如式堪  
用仍與無備同耳若俟改題邊將  
至日提調又恐遲不及事姑就本  
城文武官檢其有才有識淨心淨  
手者速委三二員分頭開局督造

箭以冷端入甲為主甲以多鏤輕  
堅刺箭為主刀以鋼把堅勻為主  
大小砲銃以內桶光圓火門坐底  
為主一切彈子俱去鉄用鉛緊合  
銃口為主但期精堅濟用不必華  
麗費財各器俱鑿督造某官某匠

名字以便抽查嚴行賞罰如此庶  
人人俱知用心而件件可備實用  
也

一議買邊馬馬以三千匹計不惟  
腹裡一時難完即完亦不如邊產  
堪備馳驅查宣大市口每馬止用

銀七八兩或八九兩可易三千匹  
共用銀二萬七千兩合宜急于兵  
部馬價銀內請討三萬委三廉幹  
官員赴市口公同本地將備等官  
速行易買分運解來不則本省先  
湊銀遣官易買俟請銀到日另行

補完更不誤事也

一議預積糧草士飽馬騰方可殺  
賊然兵馬既多則糧草宜預儲開  
門一月之用兵五千名每名日食  
米一升五合共計一月用米二千  
二百五十石馬三千匹每匹日食

料二升一月共用豆一千八百石  
日食草十五斤一束一月共用草  
九萬束此應另立倉廩預備不動  
者而開常日用之食費不與焉若  
不預行料理臨時卒有緩急一概  
亂取民間民必驚擾不安此時除

出示曉諭合郡百姓積糧搬城自  
備外宜先查見存備賑額穀若干  
石不足者百計湊處或令民間本  
折兼納或大小科罰各罪俱令上  
穀或徒流以下俱以本色自贖或  
富室好義之家有願行輸納者立

給劄冠帶以示光榮此猶恐涓滴  
 不足沃焦釜望梅不足濟實用念  
 今日海防比往時萬分緊急須明  
 白  
 奏請留東三府錢糧分貯各府以  
 備軍需此一策也再

奏請戶工二部開納事例即就本  
 府本縣上銀支用各家既免赴京  
 之費而榮觀效尤上納必多年終  
 勒冊報部又一策也再  
 奏留太山香稅酌量六府調募緩  
 急處所多寡分用又一策也總之



民備民用官備官用有安之益無  
擾之害而糧草不致匱乏矣  
一議守城兵夫每梁應編鄉夫二  
名兵二名或夫二兵一亦可又慮  
目下無人即一夫一兵亦可有則  
不妨續增每梁鋤刀一口大斧一

把悶棍一條每十梁佛郎機一桿  
共三十梁為一號立一號頭每三  
十梁下置地砲一個上用走兔共  
九十人為一隊立一隊長每三百  
梁九百人為一標擇某官公明有  
調遣者立一標長某官某地并某

人用某器械扣筭明白即註于點  
名簿上每十梁用燈籠一個水牌  
一面水缸三個磨半大石子三堆  
灰礮一百個少用燈籠恐我處明  
而賊易窺用水牌以便計兵夫名  
姓與各領器具用缸以備衆人吸

飲用大石灰礮以便重擊迷目每  
梁守兵不必動那一動便亂即虞  
賊用衆急攻一面此外宜另設遊  
兵八百機警指揮四員派置四面  
以便相機合禦此皆當責成各面  
派定指揮千百戶料理務期旬日

之間分派上簿月點二次俟其認  
熟不妨稀點以安民生庶事體早  
備不至臨期倉皇也

一議酌量築濬凡城池必增高增  
深方可守禦青城西北二面城裡  
半身是土獨有東面牆薄西南角

牆坡易攻易上壕內年深土滿失  
之太淺壕裡口平斜失之太坡壕  
外面地土湧起太高難于打砲俱  
不可不分頭料理但此時登州無  
警即行大修似涉張皇勞民惟是  
一切石灰城磚等項所用不貲不

可不早行辦積以便聞儆半月星  
修之用此時量修四門鉄葉拴柱  
與壕裡口斗峻斬截高一丈餘西  
南城墻坡而易上處用青灰抹平  
每項計用工若干鄉夫若干分遣  
各面指揮千百戶分頭刻期督修

報完城上大小各樓各更房一切  
門窓墻垣鎖鑰俱行修理堅固以  
便收藏戰守器具如是庶緊急工  
程量修一半而民力民心亦不至  
甚覺警疲也  
一議整頓里甲夜巡往日太平時

各城池內處處有里甲牌各備弓  
刀等器晝則挨門輪管夜則分地  
巡邏以防賊盜以安良善法至善  
也矧今何時外則奴情叵測遍地  
奸細內則旱魃為虐盜賊生心而  
迺里甲混混夜巡寂寂殊非事體

合宜重行申飭凡一切里甲隣佑  
名姓實實查點登簿一切弓刀麻  
搭等器俱期堅壯可備實用關外  
城裡各巷口緊要處所俱照往年  
製造堅緻木柵攔晝開夜鎖以為  
關防各地方城上城下夜間分頭

傳籌鳴鑼吹哨凡有奸細盜賊不  
拘日間夜間一遇擒獲查明居止  
處所遠近日期除隣佑地方一槩  
連坐外量事大小輕重文武巡捕  
官俱酌量究責以示懲創如是另  
行整頓一番庶氣象改觀人心震

戢而奸盜可兩防也

一議鼓舞神氣太平既久武備全  
弛不惟文不屑習即武夫短後亦  
每刻畫琴書效顰詩酒以玩歲月  
則何怪乎大小衛弁不習勞不耐  
苦聲容盛而武備衰也今當

卷二  
主憂主辱之時奴酋一日不滅普  
天耻恨一日不消然非在上先行  
倡率在下彼此鼓舞恐不足以改  
頭換面而振作一世之威神也除  
本道本府本縣各衙門大小執事  
人役各用邊服共習武事并各緡

紳結社期許共相保聚勸化軍民  
效死勿去外兩學生員文藝之外  
約會習射每朔望教官會同較閱  
拔其尤者于學田內間賞弓矢以  
示鼓舞各衛官每月射圃亭三次  
演射除步箭外務期各演馬上弓

箭以身活發速為主凡操之日披  
甲走射九矢以六矢為合式七矢  
以上者賞五矢以下者罰拔其尤  
者立為提調以示寵榮不拘縉紳  
良家子弟有膂力過人豪邁出眾  
者能于論文之外習學鎗棒弓矢

父兄即為尋師教演第不作狐朋  
狗黨之行皆足為保身保家之計  
有才智機警武藝全熟者上官即  
行拔置以儲將選丈夫生天地間  
具有鬚眉世受國恩上之不能為  
朝廷保守封疆下之不能為合門



保全妻子外之不能為閭里安戢  
百姓徒航日愒月悠忽醉夢走逃  
東西泛泛然如不繫之舟不惟前  
負古人生負蓋載死何以見祖宗  
于地下時時刻刻不忘此忠孝二  
字則枕戈擊楫與奴不共戴天之

恨自切怒目裂眦一念吞胡之勇  
自信如是而兵氣不奮揚神氣不  
鼓壯者未之信矣

一議功罪賞罰夫人必知何者為  
功何者為罪而後知所趨避亦必  
見功無不賞罪無不罰而後知所

卷二  
三十一  
鼓舞不然功罪不明白賞罰不立  
決一切么魔小官誰其生而忠義  
生而向上者及事不辦無濟急用  
然後嚴行叅罰何救于危亡之萬  
一乎今當明與立約凡一切各處  
大小買辦務期數不短少期不違

誤內不插和價不冒破者為功反  
是者罪凡一切大小督造務期件  
件合式件件實用不通同各匠役  
剋落違期者為功反是者罪有罪  
者查確定行計贓依律追處事重  
者即行拔黃叅拿無得姑息有功

者查明酌量事件多寡應紀錄者  
紀錄應獎賞者獎賞應題陞者題  
陞查一年積勞實有利益者武官  
指揮即陞守備千百戶即陞別用  
文官縣佐即陞衛府經歷府佐不  
妨照遼左例即陞府廳大都人有

勞必酬有功必錄人能半年辦一  
年之事者不妨即與一年陞賞事  
集功倍國家收群策之利各官受  
陞賞之利不其兩無負而兩受其  
福哉不然賞罰不決勤惰不分不  
肖者益得慣便賢者久亦灰心在

各官分受其虧不過一人一官之  
微在  
朝廷獨受其損則及封疆  
社稷之大孰得孰失何利何害必  
有能辨之者是在台臺破格必行  
以開功名之門以濟

國家之急耳

嶼山集卷三

北海趙秉忠著

序

賀宋直指決策平播序

國家西南羈縻之州以百數播最  
大其地亘楚蜀而為黔門戶秦漢

以來皆屬內郡至唐末隔併遂淪  
于夷而楊氏世其守者垂八百年  
自首應龍嗣頗桀驁難制嘗用其  
衆而攘竊于邊

上遣經畧大臣往鎮之相其逆順  
而以時撫討于是酋泥首詣經畧

請罪獻方物自贖有

旨赦不問矣時

上方鞭撻四夷倭虜咸就芟除係  
其酋豪以組而保之闕下楊酋測  
上英武懼及逆謀益甚己亥遂發  
兵反焚傳掠人畜陷沒綦江去重

慶數舍

上震怒置前啓釁挫師者于法召  
庭臣議兵食曰豈以全盛若今日  
而彈丸是憂盡易諸文武大吏調  
餉東至閩浙滇粵以百萬計用兵  
以數十萬計時

上意堅且銳欲殄滅此于旦暮間  
也蓋播居高山複嶺中密箐深林  
之叢道毒霧炎瘴之鬱蒸自古稱  
非人所居而酋盤踞既久巢窟完  
厚又非純夷與華民錯處中國姦  
民亡命者射利者闌出無禁而不

逞之徒日以我虛實輸彼彼遂有  
所恃以窺我又內挾餘慶諸司為  
瓜牙而外誘永寧九姓諸土酋以  
張其羽翼我運苦于轉輸而戰艱  
于地利數勝不能少前一劔不免  
遠却左顧虞巴南右顧虞沅西南

顧虞黃平興隆之衝以搖貴竹之  
胃腹迫之則急不得其要領緩之  
則老師糜費無寧日于是設督臣  
專制西南一面以御史大夫李公  
徃黔北川南楚以西各設鎮臣而  
巡撫移駐行營監其事又以三鎮



各自為戰力不屬又于偏沅新建  
府設撫臣出三將軍中聯其脈絡  
而成猿臂之勢諸道分出且戰且  
攻大捷不可勝計報首虜者日夕  
至第首阻阨習險陽伏陰出從之  
如捕猿穴我師雖所殺過當而亦

久疲不決諸督撫方以為憂直指  
宋公決策曰無庸將自斃蓋以華  
攻夷不如以夷攻夷以智力驅之  
為我用不如以恩信結之而使自  
為攻諸土司自播州而下安氏最  
強方楊酋始謀安氏未嘗不與聞

知王師致討安氏未嘗不持兩端以觀望及王師屢勝安氏未嘗不求自効以蓋其跡今迫使走險則為播益一臂緩而示之以大義使楊酋致仇于彼而彼滅楊之志益堅且其他播酋婚姻世好皆可間

而離誘而使也時督撫以下莫不然公計乃遍諭諸土司長諸土司長涕泣奉命曰吾釋二百年來明天子不事而能從賊乎願從王師不能為亡播之緒耳故自諸酋如約我是以有海龍之役或掎其前

或角其後相與暗之而播之心腹  
潰矣應龍寤自經死其孥悉就擒  
他姓非終從逆者勿治唐宋以來  
播雖羈屬中國而已淪于苗獯之  
間化為異域今始復入版圖為冠  
帶州其功亦偉矣哉自古以夷攻

夷莫若趙營平之于先零罕羗班  
定遠之于姑墨龜茲然皆老謀宿  
將久在行間圖功數年以後未若  
公策之樽俎之中而収之旬日之  
內也自古儒臣文士借箸前籌如  
柳渾之測吐番杜牧之論戰守非

不確有高識然不過遙度事幾億  
而偶中未若公計決萬全而取捷  
于行陣也公啓諸臣之謀以為成  
筭諸臣借公之力以復全功於是  
露上播捷者欲推公稱首公堅辭  
曰吾據法論兵事一得耳何功之

有黔中縉紳吏民藉藉歌舞公功  
者曰微宋公之力不及此公復遜  
謝諸縉紳吏民曰督撫之指縱將  
士之効力按臣奉稽覈耳何功之  
有夫常人于事不關已榮辱者任  
其成敗即有謀不吐不則稍有可

紀者即懸旌自表惟恐人不知甚則身在事外持文墨吏議不惟不出已謀且以阻人之謀者衆矣今公惟恐功之不成何知人我不同策于衆而創伐謀之功何論榮辱有之而不居推以與人又何希名

譽此則料敵制勝之長才智者猶可企其一二而弘厚淵渾之量即以涵養聲者詎易及哉余不佞不能述公美聞諸黔之縉紳吏民者如此乃述其槩以見平播之有所始云爾

應天府鄉試錄序

萬曆四十年壬子子屬當論秀應天  
府臣以典試請  
上命左諭德臣秉忠偕洗馬某往  
自惟行能謏劣蒙  
上拔擢濫竽

宮窠春華秋實而無以競爽安能  
憑所短而採之人曩者校禮闈一  
經且呈皇不任今留都乃  
聖祖龍飛之區鍾山石頭靈氣滂  
涌而  
幾輔介吳楚間三江五湖人風秀

卷三  
出懸黎相映况賢關復多俊茂彬  
彬杞梓臣益懼論材之難顧藉手  
竒瑋士以禪  
國家用臣之報効在此行矣飲冰  
馳至則某某譏防闡內外稟于功  
令加瑟肅焉乃合六館士及提學

御史所取士三試之擇其大雅遵  
額得士百三十有五人錄其文以  
獻臣宜序首簡因起而咨嗟有言  
也盖歲至壬子之令于位麗北于  
序麗冬乃  
天子至治久道化成熙洽累世席

豐漸極矣將無盛衰之數往不復  
返耶儒者稔稱五行之說曰天一  
生水則元氣浩淼疇測其源今天  
汪然無涯涘之始也第以智非隸  
首不窮世算所可知者世運之善  
為降猶水性之善為趨于天紀士

于地紀子于人紀而兼用風會至  
此不能不感江河之變耳

國家方其初運渾然任質已而文  
文極而爭爭之極也又消為質先  
後之質不同而要可因而導之于  
初益一變而為永宣威靈法紀一



稟于整頓三楊蹇夏沉敏殊用而  
有用必竟其質多于文丹變而為  
天順弘治隆平德意一稟于休養  
劉文靖馬端肅諸人內外撐柱無  
不堪思其文不漓質三變而為嘉  
靖際法紀德意兩翫之後銳然大

振之一稟于明察王文成楊文襄  
諸人雅以功名相矍鑠間有效不  
效其人才不無凌厲矣而聲實自  
肖文勝而質未遠也浸假以至于  
今承平既久時成績翫人各有見  
見各有區紛呶橫議而不相下乃

竟以就其私耳此其爭于文又極  
于爭而將消落為質耶先後之分  
譬之水然水之發于崑岷一瀦一  
瀉方折如璧圓折如珠風蕩之如  
縠雲裊之如綺鏗錡于峽冲激于  
底柱日變而多其流未艾然水之

為質縈洄如一派也濫觴竭流沙  
淖澆滯之霖潦溷滓之似于水源  
不加多而其本質溺矣今果非水  
之竭流而汨沒焉究也消落之質  
索無餘味不可誤于撲略之質也  
即以文章一事論

國初掃勝國而新之文特冲實不  
尚鈎棘中朝蔚茂競為復古之文  
經窮而史史窮而子子窮而雜矣  
西方之譯語為理談稗記之僻聞  
為事苑所之既厭又相與詡之以  
文貴自適耳益適益雜益下故文

乃六經之華也今幾以小說為文  
即詩乃三百之緒也今幾以巷曲  
為詩效顰固媼掃眉亦未為妍沿  
襲之敝至于士子雉羔盡成此習  
公車之藝屢變而不得真眉目徒  
工刻畫自妍自厭總之文已極而

將消落時耳然則文章之江河即  
分而九派迴而九曲其濫觴竭流  
不壅也士以意見抒為文章黑白  
蒼素肺腸所吐而七竅既無餘智  
萬用安有餘效今之文章變而窮  
今之世運亦將變而窮不可云文

不害世哉况

英明獨運近法嘉靖之治前後兩  
壬子各際其臨御甚久也士習世  
運在前日已不免盛滿之憂焉今  
日私憂尤宜倍之矣夫士子見于  
用世者今特未定耳而見于修文

者先資灼灼具在文不以古今要  
稟于真氣程其文亦不以古今要  
稟于真矩顧士也嵩慮而敷言取  
江河之水澄之一盞英英相映如  
玉也以質採也似不可謂消落之  
後將唾其餘但此水既澄可以翠

矚可以堂坳惟所置之校士者採  
言微質即期辨水之淄澠不爽于  
口乎又豈謂銷落而唾餘無復咀  
者惟是既辨後用之窠醴委之藜  
糝不能知矣况世之末流與濟者  
少與汨者多將無竟成文章世運

卷三  
之窮而可保其勿謬于質耶先臣  
有咨嗟國家一代之士風恐流于  
鄉愿者鄉愿害于似質也  
中朝以來已不勝惋惜近將為狂  
狷矯鄉愿以存質乃亦竟何如者  
諸士試觀紛爭之俗利祿易注以

金聲華易襲以石扼腕于肖貌紆  
曲于違心其人品之質實難而雕  
琢既窮若自任其質以見于世不  
知其趣已索然乃汨之極矣自昔  
聖人寧取狂狷如使錚錚嶽嶽爭  
名綦尊自私綦詭于世道治亂之

局未甚數數也其積流大敵將狂  
狎亦且近于鄉急而聖人幾不能  
逆江河之變乎誠未敢以為盡然  
不可謂盡不然要之定于始進焉  
諸士必有狂狎之思勿至相爭相  
絀以自即消落之末而如水之竭

流不返也今與諸士約凡天下全  
者有質偏者亦有質質之露也常  
于文之既索而其人心趣味逢索  
即生正宜覓其質之含趣者常如  
一盞停澄而止夫士既識古昔閱  
世態即才力有長短伎倆有巨細

而第可試于身應于手能得其所  
為趣解者斯之質出天然焉如弘  
流廣川足以濟舟楫清溪曲澗足  
以注神明水之用也無擇士之用  
也亦無擇不渝其源流之素可矣  
故全可以苞籀偏可以融釋勿以

全絀偏勿以偏矯全也此乃還于  
其質者也願相與矢之挽澆為淳  
叶于天一之初

國家元氣時融時結且無已時今  
日諸士文心濬發當勝鄒生五德  
之占矣如第諉之東流則不惟士



卷三  
無撐世具即程士者豈其以七尺  
為濫觴首也乃徒令異日慨今壬  
子末流不返哉

問次齋詩稿序

問次齋稿者東蒙公孝與先生詩  
也友人季卿趙秉忠氏讀而叙之

曰詩自刪後歷漢魏六朝三唐而  
下廊廟之讚頌賢哲之紀述行役  
之往來交游之聚散與夫征戍思  
婦之悲吟天機一開形化自出勃  
勃乎星燦風輝雲流電掣倏忽萬  
變而不可留者皆詩也惟是見大

者志滿氣完者神定得全者詞昌  
上下古今摘英綴采超軼獨詣總  
挈大成斯以揚未顯之氣光不滅  
之名耳先生才能高世志在藏山  
韶年賦詩盛名都下余舞象時嘗  
讀其秋興懷古諸篇什宗伯馮先

生謂逼真老杜文定于先生讀其  
蒙山賦並登岱詩友稱忘年交莫  
逆其推遜延譽雖中郎禮王粲張  
華善陸機豈復過哉當姓名在諸  
生紹奕世之弓韞鴻苑之寶竟以  
抗志紫宮策名虎觀高標型範斯

文在茲藝館瀛洲藉以增采乃鄉  
來譚藝者輒謂文章之權不在館  
閣蓋自成弘以來李何登壇狎執  
牛耳余不盡謂其言之非間亦俛  
仰前脩館閣鴻儒後先崛起亦不  
盡謂其言之是顧余不敏於近代

曷敢妄評至若

先朝尚論已定警策則劉誠意溫  
醇則宋景濂豪爽則解大紳浩瀚  
則李賓之簡嚴則王濟之高邁則  
曾子啓王敬夫又若高季迪之超  
脫崔仲鳧之修潔丘仲深之博雅

楊用脩之竒崛王允寧之簡練康  
德涵之雄俊廖鳴吾之富有於館  
閣中皆稱獨詣而未敢遽信大成  
文章之道其難乎先生詩具在法  
不隱才質無吝采雋永藏于爽亮  
織穠寓之澹雅其莊嚴鉅麗之章

更復震錚舄奕蓋其原本山川極  
命草木者既與李何相鴈行而升  
歌廟堂黻藻猷畧尤足與誠意諸  
公相終始以稱超軼獨詣總挈大  
成詎不信哉竊嘗意之詩道之簡  
詎關乎氣運通塞根乎性情奢儉

本乎學問淹速繇乎習尚先生時  
際昌明運當文盛趨庭問業固已  
少習若性矣兼以天縱竒穎襟期  
夷曠日發五車二酉鞠明究曠丹  
鉛沐櫛又所居通都交游耆碩用  
能根柢文律蕩滌詞源凡宇宙間

廣長數千萬里上下數千萬年靡  
不該擅融浹故其詩博大宏敞無  
湫隘之態轉折人語多含吐先生  
坦然直心從衣襟間望見肺腑故  
其詩夷簡開張無隱閉艱深之習  
神識通徹賾而愈理多而愈辨故

其詩若走丸決溜縱橫無端曲備  
諸體而不專學一先生之言巍然  
以閱音鳴盛世意在斯乎意在斯  
乎殺青斯竟傳信必遠儻亦館閣  
文章之府權無旁落請以茲刻徵  
之

松栢齋集序

侍御中湛陳公忠孝正直人倫冠  
冕頃奉

簡書按齊政暇延接余不佞一丹  
見登泰山之高得遂仰止事大夫  
之賢更快景行侍御手出一編凡

若干卷首載  
制詞旌貞母而奏疏公移附焉次  
則有記有銘有傳有序有像讚有  
誄有哭文墓有碑有銘有表三世  
可以觀德余捧讀嘉樂敬申之詞  
曰順者根乎逆者也跡者因乎彰

者也思者追乎實者也永者存乎  
繼者也故觀人以彰可以識世覃  
思于文可以證實考宗于裔可以  
徵永噫時之晦而熙也不激不逆  
不逆不竒不竒不顯顯則大順集  
焉而永世其無斁矣宜興有貞母

卷三  
曰邵碩人侍御之王母孝潔先生  
之母也蚤歲聞古愚公訃以身殉  
義引刀刎左頸三寸不殊以救免  
或曰立孤難于後死勉其難者繼  
姑迫謀奪志復引刀抉其目血流  
被體髮矇不死始得以完節保其

孤嗟夫萬彙鑄形松柏挺貞有形  
其形有貞其貞豈凋榮于寒暮不  
受冷于霜威貞母矢志手植二木  
在上在旁呵之護之必有天地鬼  
神而懷古先生誕焉長讀父書試  
輒儁顧不肯去貞母膝下遂罷郡

卷三  
三



試此豈以三公易養者哉娶雷太  
君有丈夫才能事貞母先生無內  
顧稍出遊坐虎設帳以其脩供母  
歸視其家松陰滿庭銅柯結以幽  
藹黛色翳而龍葎起堂三楹顏曰  
松栢幽幽中機杼呬唔聲與寒濤

相應旋走當道白貞母狀宋御史  
仕覈實上疏請旌其閭

制曰可建三節坊屹如岳復建祠  
與湯母吳母俎豆並享嗟乎貞母  
褒于朝顯于里籲祀鼓鍾于千秋  
百世乃其始基于苦節是謂順者

根乎逆比其樹楔營祠懷古先生  
躬負土樸斲丹釁精神托焉又陰  
行善遠挑已者紆道不過其門郭  
大司馬曰暗裏分明如秉燭閑中  
點檢莫欺天先生守身事親以此  
嗣命侍御買常稔田百畝振急肆

孰貽澤甚廣則先生孝親之心暢  
為錫類雷太君性慈好施於先生  
多匡贊侍御服官太君勗之曰以  
堅白白將無蘊私無怠公比革之  
前取水滌心體無使滓累與先生  
咸有一德先生沒鄉黨諡之曰孝

卷三  
潔質行皎然是謂彰者因乎跡竊  
嘗妄意先生之賢同于曾閔而貞  
毋太君壺範相繼以視嗣徽之姜  
如又何掩然符也家有世德文以  
紀之蓋倣郊廟歌頌著為記銘等  
篇或秉世家之月旦或映仙省之

星華奎章碧漢盡仰榆輝石室藏  
山半含鳥篆總之實大者聲長媿  
深者思遠類畫禪之寫生一揮畢  
肖是謂思者追乎實文足傳矣結  
繩而方策琬琰而縑楮湮漶散佚  
文獻曷徵爰校讐繕寫彙輯成集

卷三  
三  
析之則珠璣散而成采萃之則珪  
璧合而共珍立言不朽陳氏之世  
德不朽每從松下披讀謾謾勁風  
間雜攀栢之號侍御孝思可想而  
見豈曰線綫遺恩栢棬飲痛箕裘  
弓冶之遍傳已哉是謂永者存乎

繼嗟乎古今載婦節如毀容截髮  
斷臂投繯事辛苦一經千古墮淚  
顧有如邵貞母之矢志諸苦備嘗  
者當刎頸抉目之時死道也正氣  
剛心光耀天日至今凜凜有生氣  
焉可謂松栢之貞者非歟天佑仁

賢慶澤滋浩孝潔侍御世濟令名  
子姓彬彬美秀玉樹盈階砌可不  
謂松栢之茂承繼無窮者耶喬柯  
飛穎上拂天而獨遠偃蓋垂陰下  
流雲而自重夫松栢之貞而茂惟  
有本也故曰如松栢之有心蓋松

栢之不凋而衍其枝葉心為主人  
之堅貞不改而培其胤祚亦惟心  
為主所謂本也茲集所紀載三四  
世事大抵節義孝忠不染芬華久  
而益篤其植本甚固故能發祥遠  
而感人深也人人興起樂道其事

爭先快覩正欲借觀乃承緡帙之  
頒特荷芻蕘之采暫留末簡俾綴  
荒詞慙無載筆之長奚副抽毫之  
命糠粃難先于珠玉敢望前茅蠅  
蚊可副于驂騑請為後距

益都縣志序

志者識也識其大兼識其小也其  
裁嚴其文覈覈則信信則傳蓋吾  
夫子從先進之思焉夫子之文莫  
大於春秋學易刪詩書任述不任  
作而於春秋則自取之旁及二十  
餘國上下二百四十餘年五人列

國禮樂征伐賢賢黜不肖其事具  
悉而其辭何簡且嚴也夫左史紀  
事右史紀言紀事在春秋紀言在  
尚書當時列國聞人詎無言可紀  
而尚書所取僅費誓秦誓已耳聖  
人固慎於選言哉今之為志者一

郡一邑不數百里而登載盈閣終  
歲莫殫於事殺於言蔓將焉用之  
海岱維青州益都隸其首邑故未  
有志彼入疆而問政省方而考俗  
其何所折衷也縣父母百源田公  
繇汶上調吾邑邑方大稷公焦勞

鞅掌發於眉睫盡於肺腑激切於  
申奏凡蘇息凋瘵爬梳垢穢剪截  
浮濇者班班舉矣已乃校青衿士  
課其文以式披而讀之不激不靡  
無繁聲無弱響隨隱焉志事之闕  
也迺太息曰昔唐竇德玄不能對

帝丘之問迄今耻之矧茲望邑志  
乃湮鬱乃爾如守土何於是乎聽  
政之暇典鉛槧而翔新之叅以府  
牒斷以獨照事鉤其二三文省其  
六七獵幽微蒐放佚正舛錯核名  
實存往綴新領提昉次以成厥功



為誌九為圖六竊見其文章爾雅  
聲貌明融發至言於短引寄長嘯  
於微詞妙損益於諸家舒藻思於  
哲匠大無夸毗小無網漏喜無溢  
美嘅無磯聲得志法矣不幾信而  
傳乎至若大指簡嚴右質崇素更

有合於夫子先進之後春秋之作  
以稱良史才誰曰不可嘗考周官  
以太史內史掌六典八枋而小史  
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猶  
慮其時事之升降沿革錯迕不合  
也而皇華之使又以時采歌謠奏

疾苦而人主猶慮其未也巡行方  
岳命太史陳詩以觀俗之文質命  
司同納賈以觀民之好惡命典禮  
同禮樂召故老問山川神祇宗廟  
則當時之事人主親聞且見矣維  
時王正屆期羣公肆覲

天子臨軒延見郡邑長吏首問公  
東方疾苦狀公從四岳後以新志  
上陳備觀乙夜按人性物土利審  
俗尚稽吏職之良楛攷文獻之替  
興歷歷指掌則是志之脩也固無  
俟皇華之奏而不啻方岳之省也

天子明見萬里寔政事文章之彥  
是藉循吏佐漢顯翼寧周懋裳華  
而承湛露余將拭目觀之

賀戴大將軍總戎序

國家駟逐夷虜東至鳶波西盡酒  
泉其間九全邪馬之窟三關六鎮

黃花枳兒之外罔不梯山航海獻  
琛稱藩何晏如也邇來天警盛明  
梟獍叵測鯨鯢湧浪石馬嘶風以  
故搢紳蓐食于廟廊武弁擐甲于  
邊鄙幸而廟筭不爽多士效能扶  
桑析木始無舫舶之叅雲上谷平

虜猶虞門庭之隱寇蓋倭夷雖云  
鼠伏東顧可釋而胡虜之來朝發  
夕抵如蟻如烟猶未可一日忘憂  
也故鎮撫重臣迢迢拊髀思頗牧  
劉岳之傳亦防衛甚盛意耳今登  
郡總戎戴公剛濟柔克多方畧文

武材也冲年學萬人敵即期荷戈  
東靖按劍西征恬鯨漲熄狼焚而  
後朝食誠熊虎之將也吾郡邢太  
保公經畧高句麗思當今名將副  
總專行而戴公兼四美超三等權  
制兵機為諸將綴旒而海東倚為

長城故東征功居多然牟子東萊  
逼近海濱舫帆出沒誠東南一半  
咽喉振旅茲土大任難膺選擇元  
侯以戴公行良謂三受降城惟公  
能築之耳而壯猷坐收廓清始無  
負翊闡之重托哉第島夷隔絕溟

漳浮舶乘潮多風波之驚其來有  
時其數有限今已戢甲南遯矣而  
可虛置此飛將燉煌榆林延綏諸  
鄙其虜駭慙癡笨雲聯烏合日落  
沙昏鼓躁長駟奮然血刃閔不畏  
死金禪矢石之下其安危注意又

奚翅輕重耶時將將者簡真將軍  
咸謂非戴公不可而戴公大燾于  
是西指其屬某某索言以賀請不  
相賀而相謀焉蓋戴公素閑韜鈴  
全虜已在目中雷電閃爍何難令  
草木知名但兵者機也機貴於圓

機不圓而執飛鯨走浪之術為大  
壑深林之策驅短兵健步之卒當  
磬鞞突騎之衆不免拘孿膠固故  
以機論兵殆儵忽風雨眉睫鬼神  
手不及持目不及眴陰陽竒正瞬  
息千端余不能預與戴公謀而潛

於九淵動于九天相機而應直可  
持半段捨討百濟而降木征矣柘  
臯一戰腥膻落魄誰復敢逾河而  
牧馬哉願以是為戴公賀



